

孟小冬的故事

孫運開

杜月笙·孟小冬·梅蘭芳離合悲歡

民國六十六年五月廿六日，當代國劇名坤伶孟小冬因病在臺北去世了。

本來，一位比較著名的伶人去世，使人感念的，最多不過是技藝超羣，才色出眾而已。孟小冬則不同。講才色，她不但身材修長，容貌秀美；而且具有一種不肯隨俗浮沉的清傲氣質。論技藝，以女性演老生，能屹立於名角之林，毫不減色；甚至被報界譽為「冬皇」雅號。而最有新聞價值，為人所關心矚目的；莫過於她和梅蘭芳、杜月笙兩位知名度最高人物的婚姻，以及她拜名伶余叔岩為師，最能得余派真傳的事蹟。一登龍門，身價十倍；使她本來多采多姿的生平，更富有傳奇性；他的去世，更令所有知音人士，不勝悼惜之情。

坤角老生一枝獨秀

孟小冬，名若蘭，學名令輝，一九〇七（光緒卅三）年生，北平人；梨園世家。祖父孟五七，

是當時第一流的武淨；父親孟鴻羣，是長於做派的文武老生；伯父小孟七，是與小蓮子齊名的文武老生，扮演鬧戲；還有伯叔輩孟鴻茂、鴻芳、鴻壽等，都是名丑。一家之中，人才濟濟。

由於她長在南方，所以未去北平坐過科；九歲起，跟他的舅父仇月祥學老生戲，模仿孫菊仙；天生氣質和後天的努力，十三歲就在無錫登臺。舉止動靜，唱唸做表；居然大角風範。民國八年，有一次到著名評劇家薛觀瀾家唱堂會，演出黃鶴樓頗獲薛和在場的行家激賞。從此聲譽鵲起。民國十年，她在上海「大世界乾坤大劇場」演唱；和張少泉（李麗華的母親）、粉菊花、姚谷香（杜月笙夫人）等同班；後來再轉「共舞臺」，和名噪一時的女武生露菊春同班；都有良好的表現。

兩三年之後，大世界全部翻修，乾坤劇場國劇班暫時解散。孟小冬以她幾年來的成就，本可以繼續在南方搭班演出。可是，她有力爭上游的

志趣；遂毅然於民國十四年去北平深造，拜陳秀華為師。陳是宗尚余叔岩的名師，楊寶森、譚富英、李少春，都曾向他問過藝。孟小冬有此名師指教，當然技藝更為精湛了。

孟小冬在北平演出，最初是組織純係坤伶的「永慶社」，在「三慶園」演夜場，後來又參加「慶麟社」為臺柱，與著名旦角雪艷琴（後來被人捧成「雪艷親王」）合作，在「新明大戲院」露演。最令人稱讚的傑作，是探母回令，擊鼓罵曹。雙十年華，明慧照人，尤其是她的臺風演技，大有勝過鬚眉之勢；因此，成為風靡九城的紅角。很多文人，記者、劇評家，為她傾倒揄揚。天風報的沙大風，竟撰文發表，捧她為老生行的「皇帝」，稱之為「冬皇」。鋒頭之健，使當時一些著名乾角老生，為之黯然失色。

北平大戶之家，凡有吉慶之事，往往有國劇堂會，邀請很少露面的名票和紅極一時的名伶彩串；不但報酬多而且名譽也很好聽。所以一般伶

人，往往以能够被邀參加重要人物的盛大堂會演出爲名利雙收之事。孟小冬既然以異軍突出之勢，名動公卿；於是，她自然成爲重大堂會爭相羅致的對象。本來，當時北平演戲，還是男女伶分班的；但由於堂會的關係，打破了這項限制，她可以和男性伶人同臺合作了。

當時，最紅的旦角，是有伶界大王之稱的梅蘭芳，以男性扮女人；最紅的生角孟小冬，以女性扮男人。乾且坤生，顛倒陰陽。於是，好事者，主張讓他們合作演出，釵弁互易，假假真真，一定妙趣橫生，精彩絕倫。尤其梅蘭芳的首席捧場馮耿光（中國銀行總經理），最爲熱心；大力慫恿。於是，孟與梅，兩次在堂會中合演探母、游龍戲鳳。孟扮楊四郎、正德帝；梅扮公主、李鳳姐。不但演出精妙，成爲轟動一時的劇壇佳話；而且臺上臺下，一雙璧人，真不知羨煞多少男女戲迷！但也因此促成一件關係孟小冬終身的大事——與梅蘭芳結婚。

結婚離婚梨園韻事

本來，以孟小冬和梅蘭芳當時的年齡才貌，技藝造詣，劇壇成就；男女互相悅愛，乃自然之事，加上「梅黨」捧角家們，尤其馮耿光的努力撮合；於是，「冬皇」下嫁「伶王」，成爲當年人所共知的梨園韻事。

如果他二人能够同臺演出，互相切磋；那麼，對他們自己的藝事和觀衆們的欣賞，都有好處。可是，她和梅結婚後，就洗盡鉛華，不再露演，而專心一志的做「梅郎」的嬌妻。以他二人的

情景，應當天長地久，閨房唱隨之樂，有勝於畫眉者，可是，好景不常，短短四、五年的時間，又告此離；而種因、爆發，種種事實；有些尚不難以人情之常衡量得之，但也有詭異奇變，駭人聽聞，大出意外的。

梅在與孟結婚之先，已娶妻兩次；髮妻王氏明華，係名伶王蕙芳的姐妹，身體單弱未曾生育，因病早逝。繼娶坤伶福芝芳填房，爲梅生育子女；接替了梅門香煙。梅對她也很敬愛。

女人難免嫉妒，福孟之間，縱然無顯明的大小之分，但結締本有先後；孟也未能做到寵擅專房的地步。時間一久，福芝芳本着一臥榻之下，豈容他人酣睡」的心懷，逐漸和梅囉嗦。梅是個出了名的忠厚人，沒辦法平息家庭風波，而左右逢源，孟小冬是個心高氣傲的人，她有高明的技藝，可以自食其力；而且是已經被人捧出名的人。不像福芝芳無一技之長，專依靠「梅郎」爲生。既然與梅有了齟齬，難免有不願再依人作嫁的念頭。

福芝芳和梅爭鬧的最大口實，是「爲了梅郎的生命安全」。提起此事，真是一件令人萬萬想不到的奇變之事。

當孟小冬紅遍京華之時，許多青年人，對她崇拜，甚至想親近她，其中有個京兆尹（北平市長）的兒子王維琛，正在朝陽大學讀書，單戀她，達到狂痴的程度；居然以她的未婚夫自居。他聽說她嫁了梅蘭芳，就拿了手槍，跑到梅蘭芳家找梅算帳，要伸「奪妻」之恨。當時，王的聲勢汹汹，梅家的人，正不知如何應付。恰巧有位外

號「夜壺張三」的報界人士張漢舉，在梅家作客，當即出面週旋敷衍，想先把事態平穩下來，再設法解決。可是，王維琛已經喪失理智，一會要人，一會要錢，開口就是十萬銀元。梅家弄不清王的身份，因爲看他拿手槍威脅，以爲土匪上門；祇好報案，通知軍警機關。軍警機關以爲梅家發生搶劫案，如臨大敵的派來大批軍警，荷槍實彈的把梅家包圍起來，準備活捉匪徒。

王維琛在張漢舉的敷衍之下，態度本已和緩下來，討價由十萬減到五萬；忽見大批軍警來到，以爲中了張的緩兵之計。於是對張激憤在心，又怕真的被軍警抓去，露出自己身份，傷了父親的顏面。緊張慌亂之下，竟然想個同歸於盡的愚蠢辦法。當即以手槍威脅張漢舉做擋箭牌，想硬闖出門去。結果，闖不去；他開槍殺了張漢舉；他自己也被軍警亂槍射殺。

這一場駭人聽聞的血案，出在京都首善之區；對梅家當然不利，梅蘭芳心摧膽裂之外，還得安撫張家，賠償人家損失。孟小冬是無辜的，但社會人士不明真相，風風雨雨，也相當困擾；而且也無從辯解。

福芝芳每每提起此事，不但梅蘭芳不勝煩惱；就是孟小冬本人，也有「秀才有理說不清，不勝其糾纏」的苦處，爲了成全梅蘭芳，祇有「下堂求去」的一條路了。

此事鬧到最後，梅無法再享齊人之福了，必需在她二人之間，作一取捨的抉擇。梅當然是深愛孟小冬的。可是，梅家的其他人，也有人以爲福芝芳生有子女，有福相，能死心踏地的服侍梅

大爺做賢內助，勸梅蘭芳留福而捨孟。

結果，解鈴還是繫鈴人；還是由對梅影響力最大的馮耿光給梅作了決定；於是，梅、孟由合而離了。

孟小冬不得不和梅離異，這個刺激當然難受。可是，她却把全副精神，寄托在國劇技藝的不斷精進發揚之上。正因為這個關鍵，她才能成爲此後的余派傳人，而盛名不衰。

拜師余叔岩聲價十倍

孟小冬離梅之後，於民國廿年拜余叔岩的老搭檔鮑吉祥爲師，從此完全揣摩余叔岩的藝術，走余派的路子。廿二年，東山再起，以老生頭牌，與名坤角李慧琴（明星盧燕之母）合作，演出於吉祥戲院。除了探母外，常演的戲爲捉放曹、失空斬、搜孤救孤、奇冤報、洪洋洞、御碑亭。因爲身體較前單弱，不勝勞累，所以不常演出。但每一演出，必定轟動；不但戲票被搶購一空，而且全場寂然無聲，靜靜的欣賞她的技藝。聲譽之隆，號召力之強，比過去更上一層樓。從下面一張北平大義務戲單中，就可知道她在當年劇壇的份量了。

民國廿六年十月二日，演出于北平新

新戲院：

- (一) 褚子良 渭水河
- (二) 李萬春 毛慶來 武松打店
- (三) 孟小冬、尚小雲、郝壽臣、小翠花、慈瑞全 法門寺

(四) 楊小樓、陸素娟、王鳳卿、姜妙香——霸王別姬。

孟小冬雖說紅極一時，但她並不自滿，仍然虛心求進步，尤其對余叔岩的技藝，非常傾倒、仰慕。可是，余叔岩輕易不肯收徒，是出了名的。孟縱有拜余之心，也不好造次。

有一次，余的好友，國劇名票孫養農因事去北平，到余家拜訪，恰巧余叔岩回絕了一位票友的請求拜師，主客談起此事，余對孫慨乎言之的表示；內外兩行，一切條件，接近他戲路，可以學得成功，將來傳他衣鉢的，祇有孟小冬一人。

既然余對孟如此的賞識，有好感；所以，民國廿七年十月廿一日，孟小冬終於在楊梧山的力薦之下，如願以償的拜余叔岩爲師。

她跟余學戲，不是掛名龍門，混資格；而是誠心誠意爲追求技藝的精進，首先，遵照師門規定，暫時放棄賺錢機會，非得老師准許，不登臺演出。其次，每天到余家用功，寒暑無間，余叔岩的身體不好，有鴉片嗜好；往往要等到子夜，他身體和興都好的時候，才能多所傳授。有時，身體不好，幾天不能教授。所以，常常讓孟徒勞往返。可是，孟對老師非常誠敬，仍然每天前去，立雪程門。等到余病勢日深，住院開刀；她也幫同師門家人，侍奉湯藥，衣不解帶者一個多月。余回家調養，想起她和自己，已如父女骨肉之情。自己生此大病，永無登台之望；爲了不使絕藝失傳，於是加緊教導她唱做。一直到民國卅二年余叔岩病故，孟小冬在師門鑽研五年之久；以她的資質和根基，和余的竭誠教授，所得余的真傳也最多。

真傳也最多。

孟小冬經過余叔岩的薰陶，技藝當然日進千里；可是她却愛惜羽毛，不常演出，除了拜師後曾經公開露演一次「洪洋洞」，由余親自把場外；其餘祇在北平、上海兩地，參加過少數堂會而已。其中，最轟動的，莫過於民國卅六年在上海參加杜月笙六十大壽的堂會，演出搜孤救孤了。

那次堂會，杜的徒衆，請來南北名伶，原計劃在上海中國大戲院演出五天，自九月三日起到七日止。孟小冬爲各方所矚目，杜月笙所渴慕；特別由杜夫人姚玉蘭親自函邀她由北平來上海參加盛會，給她安排在最後一天演出，成爲大軸的大軸。茲將五天戲碼抄錄如下，以誌盛況：

九月三日夜戲

- (一) 幡桃會 閻世善 (豬婆龍)
- (二) 拾玉鐲 筱翠花 (孫玉姣) 姜妙香
- (三) 法門寺 張君秋 (宋巧姣) 楊寶森
- (趙廉) 裘盛戎 (劉瑾)
- 馬崇仁 (宋國士) 馬富祿
- (賈桂) 芙蓉草 (劉媒婆)
- 劉斌崐 (劉公道)
- (四) 龍鳳呈祥 梅蘭芳 (孫尚香) 馬連良 (喬玄) 葉盛蘭 (周瑜)
- (譚富英) (劉備) 李少春
- (趙雲) 麒麟童 (魯肅)
- 袁世海 (前孫權、後張飛)

(李多奎 (吳國太)

九月四日夜戲

(一)搖錢樹 閻世善 (張四姐)

(二)翠屏山帶 時遷偷鷄 筱翠花 (潘

巧雲) 葉盛長 (楊雄) 葉

盛蘭 (前石秀) 李少春 (

後石秀) 馬富祿 (潘老丈

(葉盛章 (時遷)

(三)武家坡 譚富英 (平貴) 張君秋 (

寶川)

(四)打魚殺家 梅蘭芳 (桂英) 馬連良

(蕭恩)

九月五日夜戲

(一)群英會 馬連良 (孔明) 麒麟童 (

魯肅) 林樹森 (關公) 葉

盛蘭 (周瑜) 馬富祿 (蔣

幹) 袁世海 (曹操) 裘盛

戎 (黃蓋)

(二)樊江關 梅蘭芳 (樊梨花) 筱翠花

(薛金蓮)

九月六日夜戲

(一)三叉口 李少春 (任棠惠) 葉盛章

(劉利華)

(三)探母回令 梅蘭芳 (公主) 楊寶森

麒麟童、譚富英、馬連

良 (四郎) 李多奎 (太君

) 姜妙香 (楊宗保)

九月七日夜戲

(一)打瓜園 閻世善 (陶三春) 葉盛章

(陶洪) 裘盛戎 (鄭子明)

(二)得意緣 章遏雲 (狄鸞英) 葉盛蘭

(盧昆杰) 芙蓉草 (郎霞

玉) 蓋三省 (丫頭) 汪志

奎 (狄龍康) 馬富祿 (太

夫人)

(三)搜孤救孤 孟小冬 (程嬰) 趙培鑫

(公孫杵臼)

五天演出，盛況空前，欲罷不能；由於各界的盛情，又照原戲碼，自八日起重演五天。孟小冬演出的票價，黑市飛漲到一百萬元法幣。她技藝精湛，演出精彩，極受觀眾激賞，益以杜月笙的情面，捧場場面之大，之熱烈，堪稱前所未有的；幾乎一出一采。孟小冬這場最後演出，幾乎成爲「此曲祇應天上有」了。

還有，更有意義的，是這次公演的性質，名義上是替杜月笙祝壽，實際上却是一籌賑災義舉。金錢接待「四管」伶人的，是杜月笙；但所有收入，却全部作爲賑災之用；不用說票價的收入，就是僅僅前五天各界贈送花籃折合現金，即達三億三千八百萬法幣之多。

杜月笙的豪俠義舉，和姚玉蘭的殷殷深情；使此一次搜孤救孤的演出，成爲此後孟小冬與杜月笙結合之媒介。

許身杜月笙感恩知己

當孟小冬到上海參加杜壽堂會時，上海的好

事者，由假想成爲一種傳聞，以爲梅、孟將會因此一次同台演戲而和好重圓。縱然是空穴來風，但謠言越來越多。於是，當戲演完以後；孟小冬即以趕回北平料理私事爲由，辭別杜月笙夫婦，離滬北上；以行動平息無稽謠傳。

可是，不久，華北戰局緊張，北平將被共軍包圍，杜月笙關心她的安危，一面函電交馳的勸她南下避寇，一面派專人北上，將她接到上海，進入杜門，當鳳凰樣的接待。孟自揣時局慌亂，尙無歸宿善地；同時仰慕杜的俠義風範，和感謝杜對她的恩情之重。還有姚氏夫人和她有姊妹般的情誼，也絕非福芝芳娥眉善妬所能比擬。於是，她也就以杜門爲安生立命之所，像當年伺候余叔岩樣的侍候杜月笙的疾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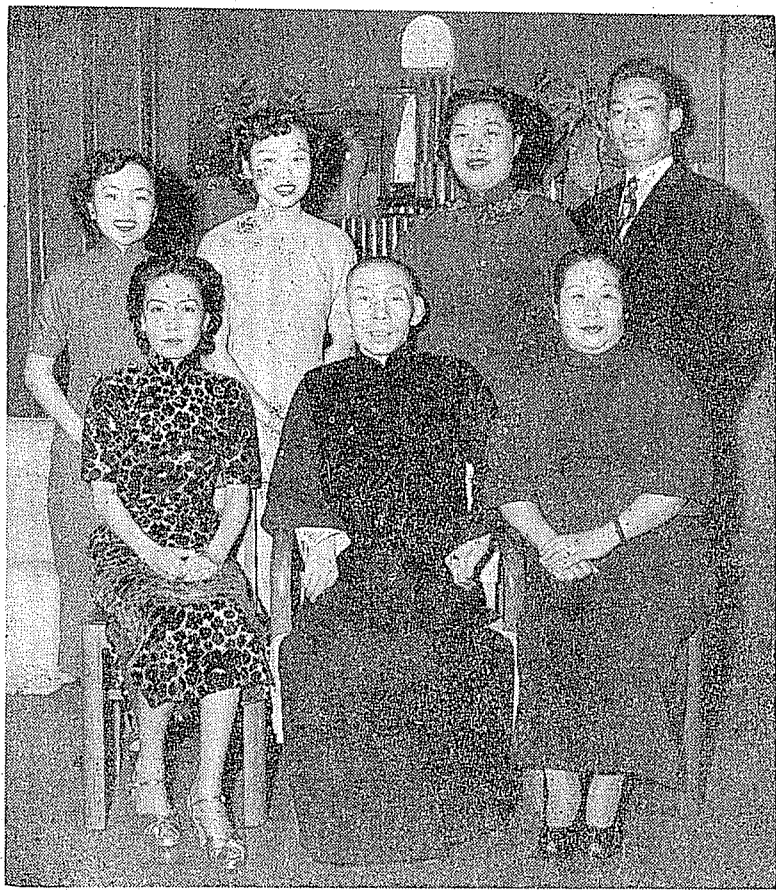
民國卅八年，杜月笙一家避難到香港。孟小冬弱女一人，何去何從？北平已淪陷，有家歸不得，上海也非久居之地；同時，與杜姚夫婦的情分，也難割捨。於是，在姚的商勸下，決定劬娥皇女英的故事，與姚共事杜月笙，同往香港。

可是，當時的杜月笙已經爲氣喘頑疾所糾纏，眼着身懷絕藝的孟小冬，不辭勞瘁的盡心侍疾，她本來單弱的身體，日見憔悴；當然非常感觸，但也無法像少年夫妻樣的從行動上對她顯示濃情密愛。祇有從心裡多增添些禮敬愛慕，強打精神，溫語接談；跟着兒女稱呼她「媽咪」，從孟小冬衣食服用的需用上，多盡點心力。

民國卅九年，杜月笙病勢日重，纏綿病榻，靠氧氣過活；同時，避難香港，有出無進，經濟上也遠非過去在上海可比。但爲了孟小冬在杜門

的名份，特地為她舉行結婚喜宴，筵開十桌，請到在香港的杜氏親友。杜力疾以新郎官身份主持待客；杜在香港的兒女婿媳，一一舉行跪拜儀式。孟也以「媽咪」身份，分送見面禮物；男，西裝料一件；女，手錶一隻。

杜家在香港，每週五有國劇清唱雅集，恒社弟子如趙培鑫、吳必彰、錢培榮、趙班斧等都是座上常客；杜本人偶爾也親自參加。最重要的當



孟小冬及杜月笙（前排左）和杜月笙（前排中）結婚後與杜夫人及子女合影。

然是孟小冬了。大家都希望趁此一聆雅奏。她為了不使大家失望，同時，也聊以排遣自娛；有時也零星的唱上幾段；如二進宮、烏盆計、失街亭等戲。今天臺北有些孟小冬的零段錄音，大概就是此一時期所留下的。

民國四十年八月十六日，杜月笙因病逝世。臨終以前，仍然對孟小冬與自己夫妻一場，沒有享受較為舒適、安逸的生活；懷有憐愛的歉意，特地將他

最後一筆錢，枕頭下面的七千美金，分三千元給她。三千元美金，為數不大；以杜過去揮金如土的情況來說，更不足論。但他所代表杜對她的最後情意，却是無價之寶。

杜月

笙病故以後，姚氏夫人，遵照杜的遺囑，運靈柩來臺安葬；姚與一部份家人，也在臺安居。孟起先仍在香港居住，後來屢受共匪統戰份子的騷擾，威脅利誘她返回大陸拍「京劇記錄片」。於是她以實際行動，顯示她的晚節彌堅；也步姚氏夫人之後，由香港遷來臺灣定居。

她在臺十年，絕少應酬，深居簡出；不接受電視、廣播訪問，不錄音，也未演出，雖然也有少數票友登門請益，在她家內清唱；她偶爾也以指點，但談不上授徒。所以，她去世以後，有些人，尤其嗜好余派的戲迷，非常惋惜；甚至有人以為余派從此「絕響」了。

醇雋瀟灑清傲堅節

談到她的技藝成就，首先應當先談余叔岩。余叔岩是學譚鑫培的，是文武兼擅的老生。他的唱，得到譚的清醇靈巧之妙；而挺拔剛勁，且有青勝於藍之勢，身段的瀟灑，台風的大方、武功的實在；凡是看過余叔岩演出的人，都能瞭解，他的確是繼譚以後的第一全材老生。

孟小冬的唱，清醇靈巧，已得余的三昧；但挺拔剛勁，則猶有未足。即以搜孤救孤而言，如果先聽一張余叔岩的唱片，再聽孟的錄音，就不難證實。當然，這其中，胡琴伴奏也有關係。因為余叔岩的唱，是著名琴師李佩卿給伴奏的。李的胡琴，一向以弓力剛健見稱，與余合作，能够形成一種「金石之音」的獨特風格；這是他人無法比擬的。即以常替孟伴奏的王瑞芝而言，也尙未能如李佩卿樣的鏗鏘飽滿的拉出「金石之音」。

，而天衣無縫的配合余腔風格。如以余晚年所灌的唱片與早年的比較；就不難知道胡琴與風格上的關係了。其他學余的，李少春祇學一齣；陳大濩（私淑余，未正式拜師）雖然盡量模仿余的腔調；但風格上仍然是譚派大路。

談到台風、身段，孟在未拜余門之先，以女性節演老生，即能以氣度雍容，身段瀟灑享譽劇壇。自入余門，經過薰陶指點以後；當然日有進益，可惜不常演出，未能就這一方面多所發揮，多讓觀眾一飽眼福。

孟小冬也有缺點，那是因為身體單弱，不能動武功戲，如余派最擅長的戰太平、寧武關、太平橋、定軍山等，均未見演出。

所以，如果說，余派的玩藝要成絕響了；那不是因為孟小冬的去世；而是余叔岩本人和孟小冬未能多收幾個徒弟，傳他的衣鉢。

向孟小冬問藝，除了上述趙培鑫等人外，還有一位香港名坤票嚴許頌輝，曾在香港演出多次。臺北市警察電臺常常播放她的錄音，清醇靈巧，很有幾分孟小冬的神韻。然而，也祇是彩串遺興而已，談不到保傳一脈。

因此，我們希望凡是經過余本人或者孟小冬親炙的人士，儘管是一麟一爪；不妨選擇聰慧有根基的後起之秀，公諸同好的指教一番。幸勿再像余叔岩樣的寧可將先世傳留的密笈秘本焚毀殉葬，也不肯輕以授人。同時，想學余的後起之秀，也應當效法孟小冬當年在師門學藝的精誠耐力，而不必掉以輕心，想收速成之功，那麼，根據余叔岩和孟小冬所遺留的唱片錄音，種種口傳心授的法門；未嘗不可舉一反三的留傳余派技藝。

「自古紅顏多薄命」。以孟小冬的才藝容貌，當然不以「老大嫁作商人婦」為已足；但也未能遇到如意郎君，偕老百年的過着神仙眷屬的夫婦生活，這當然與她的生平環境與所遭逢的動亂時代大有關係。

她和梅蘭芳的婚姻，雖然為「梅黨」好事者撮合而成；但她本人，又何嘗不因為與梅有愛情，才應允下嫁？雖說甘心屈居小星，不願與人爭寵鬪妍；但仍未能逃避「大小不和」的世俗風波，而不得不與梅化離。她剛廿出頭的妙齡，就遭受打擊，初嘗愛情苦果。

她和杜月笙結合，已經是中年了；完全是感恩知己，以身相許，杜已年逾花甲，一身衰病；却對孟關愛備至，曾有：「一直到抗戰勝利以後，方始曉得愛情的感嘆。加以姚氏夫人和她情同姐妹，絕無善妒爭寵的心事。可惜好景不常，僅僅兩三年時間，杜即病逝；而她成為文君寡婦。

生離死別，是那樣的來去匆匆？就一個女人的婚姻歸宿來說，孟小冬的命運相當坎坷。然而，她却從這方面用行動來顯示她的清傲堅節的氣質。與梅蘭芳的婚姻，既然無法牽就下去，乾脆毅然跳出是非圈；絕不做庸俗之事，去和梅打離婚官司，大大敲一筆賠償費，開得滿城風雨。與杜月笙事，杜去世以後，她本沒有守節不嫁的必然義務。但她却在杜臨去前，對他發願：「你死後，我不再登臺唱戲」。事後事實證明，她不但說到做到；而且能為他堅守不另嫁。甚至，共匪統戰幹部嘗誘她回大陸，她也能堅守杜的遺志原則，正色拒絕；而遷來臺灣，由洵爛而平淡，終其餘年。

孟小冬祇是一個名伶；她死之後，大家其所以對她特別懷念，評價很高；我想，除了她的余派技藝外；她那有別於一般伶人的操持、氣質，也有很大關係。

詩聯新話

謝定康 博士 著
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

本書係名教授謝康博士精心傑作，字字珠璣，篇篇精彩，要目上篇有詩壇叢話、母性文學、詠史詩，清詩派別。下篇：楹聯新話；有楊杏佛、吳佩孚、章太炎、康有為、陳布雷、馬君武、曾國藩、左宗棠、胡漢民、邵元冲、謝無量、丘逢甲、徐世昌、鄒魯、于右任、葉德輝、王壬秋、易實圃、易君左等近代大家名作軼文軼詩，包羅萬象，美不勝收。